

**1996
EDITION
REVISED & EXPANDED**

OSBORNE



SERIES

THE INTERNET

**More Than
One Million
Internet
Yellow Pages
in Print!**

Harley
Hahn



Art
Business
Humor
Jobs
Kids
Movies
News
Science
and more...

"...a must-have book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explore the vast reaches of the Internet....Don't venture into the ether without i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资源使用手册

科学出版社

龍門書局

TP393.4
HH/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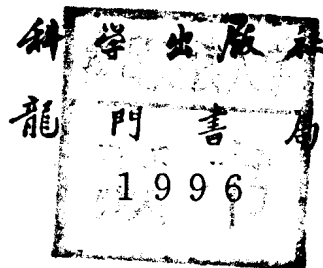
Internet 资源使用手册

Internet 资源使用手册

^{H. 哈亨} ^{R. 斯托特}
Harley Hahn & Rick Stout 著

陈河南 高胜友 译
亦 欧 刘桂英

燕卫华 校



042169

(京)新登字 092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 Harley Hahn 等的重要著作,是在前一版本《Internet 资源参考手册》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增补而写成的。全书按字母顺序详细列出了 Intenret 互联网络上各方面的各种资源的详细目录,以方便用户对 Internet 进行访问。内容包括工业、农业、科技、计算机、文艺、医学、心理学、哲学、人文、考古、建筑、天文、生物、出版业、商务与金融、地学、经济、教育、工程设计、环境、食物和饮料、历史、家庭料理、法律、数学、军事、摄影、运动与竞技、天气……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本书是 Internet 用户的必备手册,可供用户快速、方便地查询 Internet 网上的各种资源,提高用户的工作效果。你会迷上这本书的。

需要本书的读者,请直接与北京海淀 8721 信箱书刊部联系,邮编:100080,电话:62562329。

Internet 资源使用手册

Harley Hahn & Rick Stout 著

陈河南 高胜友 亦 欧 刘桂英 译

燕卫华 校

责任编辑 汪亚文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双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6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6 7/8

印数:1~5000 册

字数:820 千字

ISBN7-03-005644-2/TP·680

定价:50.00 元

JS307/33
25

作者简介

Harley Hahn 是一位国际闻名的作家、分析家和顾问。他写过 14 本书,包括最畅销的《The Internet Yellow Pages (Internet 资源使用手册)》和得到高度评价的《Assembler Inside & Out》。他写的关于 Unix 的书有《The Unix Companion》、《A Student's Guide to Unix》、《Peter Norton's Guide to Unix》和《Mastering Xenix on the IBM PC AT》。Hahn 在加拿大的华特鲁大学 (University of Waterloo) 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士学位,然后在 San Diego 的加利福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获得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硕士学位。他成为专业作家之前,在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的医学院研究医学。

Hahn 喜欢写有关计算机的书籍,其原因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喜欢工作,喜欢在办公室过夜,喜欢告诉别人去做些什么”。

Hahn 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还有一条叫 Rolf 的拉布拉多猎犬住在 Connecticut 的一幢改装过的农舍里,但 Hahn 并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他也不太和纽约的同事们联系。

他喜欢的睡衣颜色是绿色的。

导 言

让我们穿越时空。

公元 2022 年 12 月 21 日,这一天是我的 70 岁大寿。上午 10:30,我从睡梦中醒来。哦!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我之所以连说两遍,是因为我记起来的东西太重要了。

好了,还是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公元 1969 年 12 月 5 日(我 17 岁生日的前 16 天),世界上第一个连接多台计算机的广域网络建成了。这个网络工程是由高级研究工程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资助的,该机构隶属于当时的美国国防部。

ARPA 的决策者们早就决定要出资开发一个网络,他们希望该网络能连接相隔很远的多台计算机,并且在网络的一部分被摧毁的情况下(比如说,遭受到了核攻击),网络的其他部分仍能正常工作。这项工作从 1968 年 9 月 25 日开始,开始是在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进行。一年多后(1969 年 11 月 21 日),首次把两台专用通信计算机连接在一起。这两台机器叫 IMP (Interface Message Processor, 接口报文处理机):一号 IMP 在洛杉矶的 UCLA (洛杉矶大学),二号 IMP 在加利福尼亚州 Menlo Park 市的斯坦福研究院。

两个星期后,即 12 月 5 日,又有两台 IMP 连接进来,四台 IMP 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广域计算机网。这新加进来的两台 IMP 中,一台在 U.C. Santa Barbara,另一台在犹他州大学(University of Utah)。

电闸合上后,电子信号从一台 IMP 跳向另一台 IMP,从这一刻起,世界被永远地改变了。这四台 IMP 就是 Arpanet 网的开始,而后者在一些年后,发展成了 Internet 网。arpanet 网正是 Internet 网的祖先。

Net 网(Internet 网),是一个跨越全球的巨大通信网。在读者所在的这个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Net 网还相当小。根据我的回忆,读者读这本书时(大至在 1996 年前后吧),Net 网只连有几百万台计算机,只有二千万多一点的用户。但从那以后的十年中,Net 网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断地扩展,不断地分化,直到最近……。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主题吧。

1968 年的下半年,在我生日的那一天(12 月 21 日),我听到了 Arpanet 网开始形成的消息(即我们前面说的四台 IMP 连在一起的消息),我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那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但已经在学计算机的课程。这门课是我当时所在地区第一门有关计算机的课程,老师只不过在上课前的那一个暑期学了两个月的“计算机”就仓促上阵了。

非常凑巧的是,12 月 21 日不但是我的生日,还是那一年我放寒假前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因此,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那天晚上去了一家夜总会庆祝。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 The Great Mafisto。

The Great Mafisto 是个舞台催眠师。我已不太记得他的模样了,只记得他有一头

长长的黑发，有着一蓬松零乱的胡子，说话时口音很怪，带点东欧口音，不太好懂。实际上，我对那天晚上的情况差不多已忘得一干二净。有证据表明，The Great Mafisto对我进行了催眠，并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把这样的建议叫作催眠后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写一封给我自己的信，封好后把它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然后把这件事忘掉，时间持续54年。54年后的同一天，我会记起这封信，并找到藏信的地方，取信出来读。

这就是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在2022年12月21日我70岁生日那一天，上午10:30我醒来后会记起这件事来的原因。我记起我写了这封信，记起了藏信的地方，甚至还记起了The Great Mafisto。

我把这封信藏在哪儿了呢？藏在了我的一本高中旧课本中，而这本课本我竟然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这么多年（哦，顺便说一下，这本书的书名是《Cours Moyen de Francais》）。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兴奋程度，我竟然清楚地回忆起了50多年前发生的这件事。毫无疑问，我极度激动，以至于我从我的私人藏书处把这本书找出来，翻开它找这封信时，我手指都微微发抖了。同样，当我小心翼翼地展开阅读这封有54年历史的信时，心中的兴奋程度也可想而知。

哦，对了，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解释，那就是我当年就认定这种新的所谓“计算机网络”是种非常重要的事物，并决定记录下这种新生事物的一些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事隔多年以后，我还能回忆起这么多细节的原因）。

今天我读这封信时，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它自然是很幼稚的，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但是，当年有一点我预测对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你的缘故），那就是，我推断；如果这种新的Arpanet网在人们生活中变得非常重要时，人们将很快减少对身边发生事情的关注，并失去他们的历史洞察力（historical perspective）。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总结了一下那段日子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并把这份总结封存起来了。

我几乎理解不到所有这些到底有多重要。你知道，从1998年的信息法令（Information Decree）颁布之后，对信息的自由存取就受到了控制。去年这个时候，我被允许写一封短信并通过时光隧道（Temporal Gateway）把它送回1994。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在那个时候，我得到Microsoft友好协会（MFS, Microsoft Friendship Society）的祝福和当局的合作。从那时起，Slicknets网就开始扩展，Underground的条理性也逐渐变得好起来。只在12个月里，MFS的力量就开始明显削弱——在我记下第一篇总结性的笔记时，这几乎是不可相信的。

不变的是，对Temporal Gateway的访问还是几乎不可能，更不用说通过它把这封短信送给我自己了（在1995年）。为了找到其他的办法，我不得不违反了许多规则并贿赂了好些人。我不能详细解释这些，因为我需要快点。我必须把这些文字送进传送单元——在没有变得太晚之前。不过，我最终要做的是把这封短信送给我自己，送回到1995年，并印在我的一本书上。

我做这些的缘故是因为我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为什么MFS能变得这样强大：MFS没有打算控制信息流（这多少有些不可能），而是控制了人们用来访问Net网的工具。控制这些工具后，他们就可以改变事情的真相，从而把我们和过去隔离开，影响甚至控制我们的思想。

这一切听起来很奇怪，通过限制我们对过去历史事件细节等信息的访问，MFS

能够使我们相信：我们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嗜好与忌讳与他们自己的嗜好忌讳等毫不矛盾。虽然很难让你相信这一点，但事实就是这样，1998年以前的20世纪生活记录很少有保留下来的，而1998年以后的记录已被改动多遍，以致于这些记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当我在处理 Arpanet 网诞生初期的一些历史史实资料时，一个偶然的機會使我了解了当时的一些历史真相，这促使我下定决心把我了解的这些事情记下来并把记录传送到信息法令发布以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我这些记录也许能发表。我现在没有时间向你解释这一切，我只想让你明白：如果我们明白了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它怎样把我们和其他人联系起来，那么，像 MFS 这样的组织的力量就会得到极大削减。

我不知这段消息能否被送回1995年的年末，我也不知道传回去后它能否发表，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我必须一试。现在，我该谢谢你，谢谢你耐心听完了一个老人缠夹不清的漫谈。我还从我的信中摘录了一些内容，正是在54年前的今天，我给自己写了这封信。

Harley Hahn

于2022年12月21日

西区第三分区

……最近，4台计算机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网络”，这也许是这段时间最重大的事情了。我以前也听说过连在一起的计算机（我想），但这次实在太不同寻常，因为这四台计算机相隔是如此之远。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当然，现在世界上可能还没有足够多的计算机来组成一个网络，但这个主意实在是个令人着迷的主意……

……重要的是从各方面来考虑这件事情。为此，我告诉你一些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也就是说，54年后我读这封信时），大多数细节可能已从记忆中消失了。

其他的还有什么呢？哦，对了，我听我的一个老师说黄金价格跌到了35美元每盎司（虽然我对此事的真正意味还不甚了解）。另外，还有一个叫“妇女解放运动”的东西出现了。我对其了解不多，但看起来像是一群不称职的女人在抱怨，我估计它不会有什么结果。

无论如何现在该结束了，我必须结束这封信并将它藏起来。

但是我不能从脑海中将这些连起来的计算机忘掉，我很想知道这些计算机连在一起是不是很重要。也许我再次读这封信时就能知道了。

Harley Hahn

1969年12月21日

第二版前言

如果一切与我所料相符的话，读者将在1995年读到这段文字。也就是说，我将在1994年底的某个时候收到我自己发出的这段消息，正好可以把它塞进我的第二版。

哦，等一下，也许我应该花点时间解释一下，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听说过时光隧道

(Temporal Gateway)——在你不了解这东西时,你很可能对我讲的不知所云。

让我从头开始吧。我在公元 2021 年把这段消息发送给了我,目的是把它收录进我写的《The Internet Yellow Pages》这本书的第二版。哦,不对,这还不能算是开始,我想真正的开始应该是在 2017 年,这一年 T. L. Nipper 想出了建造一条通往过去时光的时光隧道的办法。

哦,还不对,这还不是真正的开始。真正的开始应该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在这段时间里,Internet 网由一个整体分解成一片片的小网,取而代之的是 Net 网(或者正式一点说,叫 People's Net 网),这是非商业性的自由存取信息网——Internet 网的继承者。

现在明白了吗?还不明白?我估计也是,事情确实太不好理解。你也知道,我确实写了些有关 Internet 网的书,但那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离现在已经 25 年了。这 25 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才能让你明白,现在用的很多新闻在 1995 年还没出现,我甚至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这么给你说吧:在公元 2017 年,一个叫 T. L. Nipper 的天才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穿越时空,把现在的信息发送回过去。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对这种方法的实现细节也不太了解——估计与中子、超光速粒子什么的有关——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种发送信息的过程并不十分可靠,并且被 MFS 严密地控制着。另外,即使只发送回几个字符,也要消耗相当多的能量。

举例说吧,为了把这篇说明的所有信息发送回 20 世纪 90 年代,消耗的能量相当于整个西区(Western Region,相当于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全部和内华达州、俄勒冈州的一部分)一个月消耗的能量。实际上,如果不是大陆核聚变工程领导组织(Governor of the Continental Fusion Project)同意合作,我根本不可能把这段文字送回去。

这一切都和 Net 网(过去习惯称为 Internet 网)诞生 50 周年庆典有关。MFS 信息分部的一些研究人员知道了 Internet 网问世的日期,于是就认为发送一段消息给过去是个好主意——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庆祝方式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没有人真正知道是否确实实是 50 年,因为像这样的细节现在大多数都被人们遗忘了,只不过 MFS 认为他们知道的日期足够精确)。

我不知道 MFS 这帮人幕后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是他们得到了 CFP 的合作,也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建立足够长的时光隧道并把这段文字送回 1994。由于我在过去写了些关于 Internet 的书,所以他们请我来写这段文字。

情况就是这样的了,我可以写下我想写的任何东西,然后写下的文字将送回 25 年前的我自己——实际上是在 1994 年 11 月。如果一切正常,这段从 2021 年来的消息会突然在 1994 年出现在我的电子邮箱中。我打算写下一篇适合作我某本书前言的文章。

现在的问题是,向过去的时光发送信息后,将产生所谓的“轮换现实”,你将不能看到发送的东西在过去引起的后果。因此,我没法知道这段文字是送回了还是没送回。不过你应该是知道的,如果你是在 1995 年读到这段文字,那么就表明一切正常,这段文字送回了过去。

好了,前因后果都向你解释清楚了,那么我到底想向你说些什么呢?

言归正传。我想告诉你的是:Net 网现在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但是,直到 21 世纪初期,它的重要性还没有真正得到认识;更为不幸的是,在此之前,Net 网的真正特性一直完全被人们误解;并且,没有一个人预计到 Net 网会变得怎样。实际上,在 1998 年的信息法令颁布之前,Net 网上的大多数内容还是没有经过组织整理的,它们都各有各的特色。

我想讲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现在(2017 年)称为 Net 网的计算机网络实际上和旧的 Internet 网毫不相像,虽然它们之间也有些共同处。我们现在可以在我们去的任何地方访问 Net 网上的信息,并且速度很快,以致于感觉不到等待时间。我们可以轻松地观看和传递信息,公共网络接口(连到 Pubnet 部分)很普及。

麻烦在于,网络上的内容都被管理、组织得很好,并且…嗯…并且有点乏味。你知道,在过去的年代中(如你读这篇文章时),Net 网实际上并不由某个人或组织来运行,因此,组织条理性很差。当然,这意味着可能出问题,但也意味着巨大的个人自由。由于这种自由,知道如何使用网络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创建和发布信息。而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这样的自由完全消失没影了。

有一点应该知道:你正好生活在一个有很多机会的年代。你也知道,Net 网不是一开始就有,也不会一直存在下去,但只要它存在,你就可以以一种方式去分享它,这种方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没有,当然也没有保存到现在。

如果我所记不差,在 1995 年你正好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向网络发送你想发送的任何信息。我劝你千万不要忽视这种自由的重要性。我一直认为,如果当初事情发展得稍有偏差,我们就可能不会有信息法令,像 Microsoft 友谊协会这样的组织也不会存在……好了,多说无益。还是那句话:你不能改变过去。

我想我真正想告诉你的是:正如你想象的,Net 网其实是一种短暂性的资源,只要能够,你就应该了解它,享受它。如果这篇说明传送回去了的话,你会在《The Internet Yellow Pages》这本书的第二版(本书)中读到它,我劝你买下这本书并花点时间去读。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的,而有些事物消失得尤其快。

另外,哦,好了…就这样吧,祝你好运。很快你就会需要网络访问许可证了。

Harley Hahn

2021 年 12 月 21 日

西区第三分区

第一版导言

本书将会改变你思考世界的方法。

尤为重要的是,本书将会改变你思考人生以及我们如何生存于世的方法。

怎么会是这样呢?不管怎么说,本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大目录而已,一个目录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好了,只要看一看本书后面所列的目录清单,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所有重要的人类活动都已包含在内了。的确,本书中包含了成千上万个单独的项目,并把它们分成了 150 多种类别。

所有这些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有多么详细,而在于它至少存在。不久以前,你在本

书中看到的大部分还不存在。若干年前，一切都不存在。那么对于你，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假设你正在探险，穿过了暑气蒸人的丛林，翻过岩石的小山，穿越峡谷，你精疲力竭地拖着沉重的身躯走过无尽荒原，直到有一天，你看见了地平线上有一座类似城市的东西。走近时，才发现它并不是一座真实的城市，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它都巨大得无法形容：其中有比你曾经见过甚至想象出的都多得多的建筑、车辆、艺术品等等。

在探险的过程中，总会发现一些新奇的事物，富有挑战性的事物，还有令人赏心悦目的事物。由于对此一无所知，你会感到无所适从，大多数时间里，你都在漫无目的地乱窜。但是一旦发现了点什么，你就马上会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你都在满头雾水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但却一无所获。对此你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你觉得所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某个巨大东西的一部分，而你又不理解这个大怪物。

有一天，你偶然碰到一个人。看起来，他好像知道他自己的路，至少他对周围的环境好像比较熟悉。

于是你就问他，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路的？

他耸耸肩说，你会习惯的。

你又问，但是，这儿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走开了。

等一等，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一张地图？你在他身后喊到。

他回过头说，没有那玩艺儿。

那么，你到底能不能帮我？

他转过身来看着你，眼里灼灼的放光，脸上浮现出有点古怪的笑容。很清楚，他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一些相当重要的东西。

他远远地打着手势说，这个地方没有几年的工夫。实际上，即使你在其中漫游好多天，你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没有超过一年。每个地方你都会发现新地方，同时你会发现旧地方已经消失了。你在四处走走，当你返回去的时候，它已经变得更大、更复杂、更……，它不太好解释。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你会习惯的。

但不要迷惑，他继续说，你所看到的不是建筑，也不是车辆。它不是艺术或美、高兴或真实、好或坏，它只是关心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一切。人们一起靠自己的力量工作着。

你会发现，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碰到别人（我知道这个事实，我呆在这里的时间与任何人一样长），但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与别人交流，这样你永远不会觉得孤独。不管你是谁，你的愿望与爱好有多么特别，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总会找到与你同病相怜的人。

因此，你在哪儿？没有人知道。重要的是我们都在这儿。我们互相联系，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那些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人都属于这一类人。最令人欣慰的就是，只要你想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从来没有人被拒绝过。

就我个人而言，我也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重要。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做着他们想做的事。不过，你在这儿就好。就像我说的那样，这儿的東西都很新，并且是第一流的。

但是等一等,你说。你告诉我实际上看不到任何人,那么你是谁?我可看得见你。

他看了你好一会儿。

你只是认为你看见了我,其实我并不存在。不管怎么说,对于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还是有一张分类图。不要把它弄丢了,走到哪儿都带着它。

他指了指你背后地上的一张纸。你转过身去把它捡起来,就在你回过身来时,他已经消失了。你看到,在另一张空白纸的中心有一个大“X”和一句话“You are here(你在这儿)”。

你把这张纸塞到口袋里开始走。过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喘口气。在你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标牌,它将永远立在那儿,你怎么能够忘掉它呢?好了,这时你也许会对自已说,我可能不知道我在哪儿,或我为什么在这儿,或者别人正在干什么?但现在至少我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因为标牌上写着:

欢迎到 Internet 来!

Internet 和本书

为了保证读者能够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本书,我打算花上一些时间解释一些基本概念。

使用本书,读者需要了解什么?

为了使用本书,要求读者可以访问 Internet,并且要知道如何使用 Internet。在我们的《Internet 参考大全》(需要者,请与书中正文后提供的电话联系)一书中详细解释了这两个主题。

如果读者还不能访问 Internet,就请从那本书开始。阅读第三章(“如何与 Internet 联结”),以了解基本概念;然后再阅读附录 A(“Internet 公共访问”),以获得有关如何找到并选择 Internet 服务器的建议。那本书中包含一长串这种服务器清单,其中还有为新用户提供的服务器,它允许用户获得一个月的免费访问权。

一旦读者可以访问 Internet 了,就需要掌握使用 Internet 的必备技巧。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学会使用大量的不同 Internet 资源。

人们常常会问,我真正需要学会的到底有多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坏答案是:

你不必知道如何使用所有的东西,只需学会如何使用感兴趣的资源即可。

好答案更实际一些:

你将会对所有的资源感兴趣,因此实际上必须知道如何使用所有的资源。

学会使用 Internet 难吗?

不! 根本不难! 只要实践即可。

不要被那些说 Internet 很难使用或者不是“用户友好”的人们吓唬住。你必须看清事实。Internet 是人类最重要、最复杂的发明之一。使用 Internet 实际上就意味着学会一些基本概念,然后再自学如何使用大量的不同程序。

一旦你成了一个经验老到的用户,就会发现 Internet 以及它的程序对用户相当友好。问题是有些人混淆了“易于使用”与“易于学会”这两个概念。想把一个复杂的系统变得十分易学,让你在第一天就能熟练使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删去(或隐藏)它的大部分功能。但是当用户变得熟练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样的系统太简单、太笨拙了。

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在使用 Internet。用户要使用它,并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计算机专家。坦率地说,使用 Internet 比我们每天都要做的很多事情(如开车或到杂货店购物)都要容易。用户所需的所有东西就是实践与耐心。

我们的最佳建议? 打开这本书,翻到任何一页,找出某些有趣的东西,然后再阅读,自学读者需要知道的内容。

实践·发现兴趣·慢慢来·享受。

审查制度:如果有人冒犯我,我该怎么办?

我向你保证,在 Internet 上迟早会遇上冒犯你的事。的确,在这一类中的某事可能冒犯你,请不要因此烦恼。

Internet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的集合,并且它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没有人在负责”,这就意味着没有审查制度。正因为这种自由,才使得 Internet 变得如此重要并且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资源。

仍然有一些人对这种特许不太习惯。最终,我们都会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事,我们可以忽略它。例如,如果读者正在读一个 Usenet 新闻组中的文章,这时遇到了一篇读者觉得特别反感的文章,可以跳过去不读它。但是,对于一些新用户来说,抱怨的倾向十分强烈。

因此就有人抱怨了……是啊,我相信表达的自由,但是把美国总统与一个患有艾滋病的智力迟钝的 Nazi 男女平等主义者少数成员相提并论的说法太多了,不应该允许这么干。毕竟,我们应该牢记,使用 Internet 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如果人们都像你那样拿一些无知的、种族主义的、危险的观点来玷污 Internet 网,Internet 迟早会被取消并且……废话,废话,废话……

好了。所有像这样的谩骂只能说明,作为一个 Internet 用户,上面这段话的作者仍然没有成熟。我们向读者保证,任何地方都没有人会注意这种自认为公正善良的所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声明。这样,曾遇到这么一个人的读者,应该温和地提醒他们,Internet 的最优秀的部分就是它的多样性,忍受别人的观点与思考方式是一种美德。

的确,如果有一句 Internet 箴言的话,那就是**审查你自己,而不是别人**。

实际上,我们都会逐渐认识到,我对别人如何使用 Internet 无能为力,因此根本没有试的必要。主要是共享与享受。如果你不喜欢某事,就忘掉它吧。

对有代表性问题的回答

经常有人向我问到问题,在这些个问题中,有些问题经常被不同的人问起。为了省点时间,下面我就挑出这些问题并做出回答。

(1) 我所在的部门刚向 Internet 挂上一新的网络页,我怎样才能告诉你这一点,这样你就可以把该网页写进你的书中?

你不必告诉我。

这本书中的内容全是我自己挑选的(从我的合作者处也得到了一些帮助)。没有人告诉我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听。

(2) 我对使用 Internet 还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我怎样才能访问本书中描述的那些资源?

这本书只是个目录,它不能教你怎样使用 Internet。如果你是个新手,你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去学习使用 Internet(很遗憾,事情确实是这样),我所能给出的最好建议就是阅读我的另一本书《Internet 参考大全》。

学会使用 Internet 确实有必要。如果你现在还不会用,那么光靠上机摸索是难以学会的。但是,也不要泄气。Internet 是如此有趣,它完全值得你花费精力去学。

(3) 你的意思是说这本书完全是讲述 Internet 上的资源,而没有一点讲述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的内容?

是的。如果要讲述如何使用 Internet 的话,恐怕需要整整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我写的另一本书《Internet 参考大全》。本书和《Internet 参考大全》是相互配套的,你最好把两本书都弄到。它们的内容互为补充,可以帮助你很好地使用 Internet。

(4) 我试图和某一个资源连接,但它向我询问口令,我该怎么办?

你很可能是用错了程序。Internet 有不同的资源,访问不同的资源需要不同的程序,资源和程序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能混淆,否则就会出错。在 Internet 中,把这样的程序称为“客户程序”。

例如,要访问 web 资源,需要用 web 客户程序(称为 browser)。要使用 gopher 或匿名 ftp 资源,需要用 browser 程序或特定的 gopher 或 ftp 客户程序。要访问 Usenet 讨论组(称为 newsgroups),需要用 browser 程序或特定的 Usenet 客户程序(称为 newsreader)。详细介绍可参见《Internet 参考大全》。

(5) 所有的东西都停止了,我访问的所有项目好像都不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Internet 时刻都处在变化中。你把这本书拿到手的时候,网内的有些项目就可能已经作废了,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使用它们。但是,从表面上看所有项目都还是好的。这本书每出一个新版时,我和我的同事都会亲手检查书中讲的每一个项目,那些作废的项目将删去,从而确保书中列的每个项目都是有效的。即使不出新版本,这本书每次重印时,我都会增删一些内容,从而尽可能使书中的内容最新。

如果只有一些项目看起来不存在,那么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所有项目都不存在,这就不正常了,你肯定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依我看,这时你最好找个朋友来帮帮你,或者向你的 Internet 服务提供者请求帮助。除非你买的是本书特别旧的印刷版本,否则书中的大多数项目都应该是工作正常的。因此,碰到这种情况,先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各个操作都正确。

(6) 在某些项目的描述中出现有星号“*”,这个星号是什么意思?

本书中所讲的许多项目都涉及到文件和目录,一个目录就是多个文件的集合(如果你用的是 Macintosh 或 Windows,目录就和文件夹类似)。有些匿名 FTP 项有一个以星号“*”结尾的“路径”,该星号符是个简写,表示“特定目录中的所有文件”。例如,路径如下所示:

Path:/pub/ *

指的是/pub 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如果用户对此不能理解,可以向别人请教,或者读一本好的 Unix 入门书。

(7) 使用 Internet 必须先学习 Unix 吗?

很可能不需要,但也不一定。

Internet 网上很多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主机控制程序)都是 Unix,从这一点来说,理解 Unix 的基本概念对使用 Internet 无疑是有帮助的。

如果用户是通过外壳解释程序来访问 Internet(也就是说,通过登录进一台 Unix 计算机),那么有可能需要学点 Unix。如果是用自己的 PC 或 Macintosh 机通过 PPP 来访问 Internet,那么就不需要学 Unix。你喜欢学又另当别论。

如果想学习 Unix,我认为最好是从我写的书《Unix Companions》开始学起。这本

书已由 Osborne/McGraw-Hill 出版社出版, ISBN 号是 0-07-882149-5, 它可以和《Internet 参考大全》及本书配套使用。

鸣 谢

许多人曾帮助我和 Rick 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很乐意提及这些人并表示我对他们的谢意。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读完这部分。没有人监视您,你尽可以偷偷地跳过这部分而不被别人发现。但是应当记住,一个人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的表现才是真实自我。我并不是在吓唬你,但我们确实收到一个人的来信,他拒绝阅读我们出版的上本书的致谢部分。实际上单是听到这件事就够遗憾的了。这个可怜的家伙自认为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一行径,但他忘记了当你不去做认为是正确的事时,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边风,他完全略过了鸣谢。三天之内,就暴露出他的整个生活仅是一个浮浅、无意义的虚假形式。

你还在读吧,好,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应当感谢 Wendy Murdock,他是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作者,其能力、耐心和他的艰苦工作对本书的质量贡献很大。和 Wendy 在一起,他总是不断地让我们大开眼界。我现在仍想象不出来,居然会有人有这样的才能,做出这样的业绩。

接下来,我想感谢 Carrie Campbell,他是我的第二研究助手。和 Wendy 一样,Carrie 也总是让我们目瞪口呆,叹为观止。在整个 Internet 网上,她要找什么东西,几乎没有在 45 秒钟之内找不出来的。她和 Wendy 在一间屋子工作,二人相得益彰,解决了许多难题。

除 Wendy 和 Carrie 外,我还从下列研究人员中得到很多帮助(这些人现在可以认为自己不是无名小辈了):Kalyan Neelamraju(加利福尼亚州)、Jerry Fridrich(加拿大)、Eugene Katunin(乌克兰)、Melinda Casino(英格兰)、Melissa Hahn(加利福尼亚州)、Virginia Hatfield(上面所有这些地方)、Mary Axford(佐治亚洲)、Peter ten Kley(荷兰)和 Michael Tucker(马萨诸塞州)。

感谢 Kenn Nesbitt 在编程上给予我的帮助,他是个计算领域的专家;如果想了解他的更多情况,可以到目录中查他的名字。

编写这本书时,我用了一台 IBM PC 来运行 OS/2 Warp Connect,另一台 IBM PC 运行 Windows 95。此外,还用到了 Macintosh PowerPC 和一台 Sun 工作站。这些机器连进一个以太局域网,该局域网通过路由器与 CSU/DSU 和 Internet 网相连。我愿向为我提供这些硬件和软件帮助的人们表示感谢,他们是下面这些人。

在 Rain(Regional Alliance for Information Networking,信息联网区域联盟),Marcy Montgomery 和 Timothy Tyndall 为我访问 Internet 提供了方便,而 Koral Tyler 则提供了很好的系统管理。

在计算机资源方面,我要感谢 IBM(PC 分公司的 James Adkins 和 Guy Tanzer,个人软件产品部的 Robert Munning)、Sun Microsystems(Laura Tong Sardina、Ranjini Mehdi 和主要技术管理部分的 Wayne Gramlich)、Apple(Keri Walker、Tina、Rodriguez、Doedy Hunter)和 Waggener-Edstrom[Microsoft 公共关系公司](Dawn Leonetti 和 Adrienne Nortor)等公司的帮助。

此外,Telebit 公司(Mark Gallant 和 Mark Lewis)为我提供了调制解调器;Adtran

公司(Stacy Thomas 和 Amy Porten)为我提供了 CSU/DSU(一种特殊的通信设备),Astrocom 公司(Gordie Hall)提供了 CSU/DSU 使用帮助,Ultra Spec Cables 公司(EdHall)提供了 Sun 兼容的电缆,Cybex 公司(Sid Falling 和 Biu Neiland)提供了 PC 外围系统。在此一并致谢。

在无线通信方面,Kurt Albershardt 为我提供了联网及使用 T1 线方面的帮助,CTE 公司(Bob Malloy、Marc Duvall、Jose Gomes 和许多其他人)为使线路可靠运行付出了大量努力,国家生态中心(U. C. Santa Barbara)的 Mark Schild hauer 在网络配置方面给了我大量帮助。

我们也应感谢 Osborne McGraw-Hill。目前为止,我最应当感谢的是 Scott Rogers,我们的编辑。从技术上,Scott 的头衔应是“组稿编辑”,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找到作者,并计划新书的出版。但是,他所做的可不仅仅是这些。Scott 可以说涉及到本书的各个环节,从书的内容、印刷出版到书籍的市场销售,他往往是马不停蹄地工作。他干了这么多,我们甚至在一个时期曾考虑过和他分享版权。幸运的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头脑冷静下来,让理智重新主宰了大脑。Scott 仍是辛勤工作,他无疑是值得作者与编辑最信任的一个人(这一点你可得小心一点。一旦让编辑过高估计自己、洋洋自得,他们就会让这些想法盘据在自己的脑子里。出版界到处是这样的编辑。他们像唐老鸭一样到处插手,任意施加自己的影响)。

排在 Scott 之后,与我们工作最多的是项目编辑 Kelly Barr(他的灰白的头发可以证明),他负责出书的准备及处理。Emily Rader 是副编辑,他整理了书籍手稿。

在书籍的生产方面,Rick 和我要感谢 Marla Shelasky、Helena Charm、Kristin Peterson 和 Lance Ravella,这些艺术家创造了读者在书中看到的精彩图画。正如读者的判断,这些人很有才能。他们对书的贡献十分重要。我自己因此心怀感激,因为我常常为找不到一个能将技能和丰富想象融合在一起展示我那些玩笑的艺术家而绝望。如果我让 Marla 来为我在中学的论文做插图的话,天知道我今天会是什么样。

最后两个创造奇迹的人是 Peter Hanick,他设计了整本书(这可不是一件简单工作),还有 Kendal Anderson,他制作了封底与封面,还制作了 Osborne 书分类目录中的目录。

在市场销售方面,我要感谢 Kendal Andersen(营销经理)、Claudia Ramirez(国际市场部)、Polly Fusco(特别销售部)、Patly Mon(公共关系部)和 Allan Benamer(Internet 市场部)。此外,在图书的国际市场销售方面,McGraw-Hill 出版社纽约事务所的 Patrick Hansard 和 Gemma Velten 也帮了 Claudia 的大忙(如果你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国家读到这本书,那可得谢谢 Claudia、Patrick 和 Gemma)。

我还要谢谢 Young 和 Peggy Potage 的接待,他们是 Osborne McGraw-Hill 事务所的接待人员。无论什么时候我要找 Scott 或 Daniela,Young 和 Peggy Potage 总能帮我找到,在整个公司也只有他们能做到这点。

最后,我还要对 Barbara Yanucil 致以深深的谢意。Barbara 是 McGraw-Hill 公司新泽西事务所版权部的一位作者关系(Author Relations)专家,负责给书的作者定期送版税,但我想即使不是每隔三个月她送钱过来,我也一样会对她产生好感,因为她的确是那种特别讨人喜欢的人。

除了上面所谈的这些人外,还有许多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不能详细讲述他们